

隔窗听风雨

□陈健

空中飘起了连绵的细雨，和风温馨，勾起我往日的情思。当年我还在沙溪古镇保护和利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，曾经写过一篇《请观赏原生态建筑大观园》，介绍了沙溪老街建筑的一些特色，但是没有展开描述这些建筑中的细部构件，留下了一些遗憾。自那以后，一直想说说沙溪古镇建筑特别是古旧建筑中的一些构件，比如吊脚楼、双层屋檐、天井、门阙、塞板、墙钉、风火墙、斗拱挑梁等，因为其中有许多东西与外地的不一样，很有地方特色，然而这是一件面广量大的工作，短期内无法完成。后来，我因退休后工作有所变动，不再以古镇为主务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从单个构件入手，想到哪里写哪里，不再苛求全面完整。

我生在沙溪，长在沙溪，工作在沙溪，成家立业也在沙溪，可以说，我的大半辈子都交付给了沙溪，对于沙溪老街的状貌已经司空见惯，熟视无睹了。忽然有一日，坐在老街上一家茶室的长窗内，听着窗外风雨轻轻敲打着窗上的玻璃，仿佛在弹奏一首轻松舒缓的小夜曲。我闭上眼睛，沉醉在这曼妙无比的音乐中。茶室本是一座古宅，我的座位

正对着一排古色古香的长窗，睁开眼，透过长窗的玻璃可以看到如丝如珠的雨水从屋檐上落下。雨水在玻璃上流成了小溪，淅淅沥沥、滴滴答答的声音幻化成了委婉的叙述，仿佛在我讲述着长窗的故事。

如今，长窗在城市民居中十分罕见，几乎成了文物，但是在沙溪老街上并不鲜见，漫步街头，随处可见。

什么是长窗？简而言之，就是指长度较长的窗。它们一般与屋檐齐平，底部直至门槛，虽不顶天，却能立地，故当地人习惯称其为“落地长窗”。它既可以当门，又可以当窗，一式两用，闭合则为窗，开启则为门。一般作为厅堂（如中市街朱衣元家、黄润家等）和廊檐（如范济时家沿街二楼、原元昌和绸缎商沿街二楼檐廊内）或厅室（如我家原来住的地方，现在已毁）的分隔。正厅的落地长窗一般设八扇，也有六扇、四扇的。要是一排三开间的，有中间为八扇，两旁分别为六扇的。无论长窗有多少扇，平时只开中间两扇（有时为了通风例外），仅为家人进出所用。遇到婚丧或其他大事，可以将长窗卸下来，使门厅内外成为

一体，方便办事。

落地长窗的规制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宽度在50厘米左右，但是在具体制作上各呈其彩，让人眼花缭乱。长窗的上部为隔板，考究的人家会在上面雕刻吉祥图案，中间为镂空的心板，下部为封闭的裙板。隔心都为透明花格，这其中花样繁多，有书条、回文、六角、海棠、万字、冰裂纹，各不相同。裙板上一般也雕刻花卉、人物、戏文等图案，如朱衣元家中的长窗裙板上雕刻的是一只只不同的香炉和文字，西市街原曹家祠堂的四扇长窗上，雕刻了象征春夏秋冬四季的四匹马等图案，十分美观，经常有游客闻讯踏访。有的长窗还会在隔心处雕刻一些小事物，如吴晓邦故居大厅的长窗上，便饰以蝙蝠，无非是图个吉祥：蝙蝠蝙蝠，遍地是福。

长窗一边安装木摇梗，上下均有楹子，以便开关和拆卸。中间装铜拉手，简单的是一个铜圆圈，也有制成空心葫芦形状，或者树叶形状等，以便推拉。

由于落地长窗中部采用透空花格，为了遮风挡雨，防止蚊蝇侵扰，在明末清初，当时

玻璃还没有应用到窗户的装饰上，一般人家便采用泡过桐油的牛皮纸或白色棉筋纸贴在花格上。但是这又有缺陷，一方面牢固程度不够，容易损坏，另一方面采光不够好。因此，条件好一点的人家，就用磨薄的蠡壳代替窗纸。蠡壳亦称瓦壳窗，正式名称应该叫明瓦，它的特点是能够很好地过滤掉阳光中的紫外线，使室内的家具在阳光照射下不会褪色和损伤。蠡片的缺点是靠手工磨制而成，工艺繁琐，价格不便宜，所以当年只有殷实的家庭才有条件安装。清代中叶后出现了玻璃，透明度更高，且有彩色玻璃，美观漂亮，蠡壳窗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如今，蠡壳窗已经基本见不到了，甚至成了古玩爱好者的心仪之物。

今天，走在沙溪老街上，抬头可见沿街廊檐下的落地长窗，如果能走到民宅深处，你会发现，那些落地长窗是古建筑这首长曲中的一个音符，它仿佛是你心灵深处的知音，可以弹奏出一个宛如天籁的声响，让你游览古镇时陶醉于历史的长廊之中。

隔窗听风雨，尤其是在长窗内听着风声雨声，实在是一种享受。

松花糕

□韩晓玲

彩云之南是懂鲜花的，百花皆可与美食相配，只一款久负盛名的鲜花饼，使我这个刚踏上大理土地的人，味蕾就得到了拥抱般的浸润。而偶遇松花糕，是我来云南前不曾想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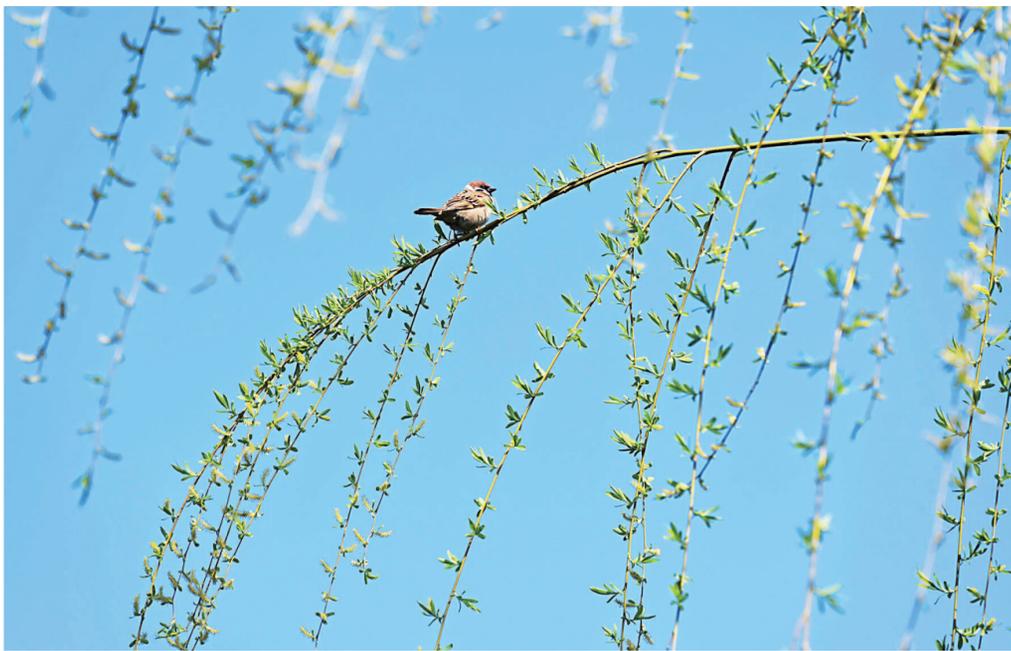
记得第一次采摘松花是在苏州灵白线的山上，而再吃松花糕却是在腾冲和顺古镇。已是过年时节，在路边小摊上却撞见了松花糕，翠绿的叶子剪成四方形状，托着浅黄色的松花糕，表面还有点白色芝麻，底层是红豆沙，煞是可爱。咬一口，清甜香气弥漫开来，瞬间被江南的春色裹挟。

“百花生日是良辰，未到花朝一半春。万紫千红披锦绣，尚劳点缀贺花神。”清人蔡云这首《咏花朝》是旧时江南民间庆贺百花生日风俗盛况的写照。最早关于花朝节的记载，可能追溯到春秋的《陶朱公书》中。唐朝时，每年农历二月十五，有“赏百花，吃花糕，行花令，拜花神”的习俗。作为江南春色下的松花糕，是否可以在云南松花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呢？于是我突发奇想，采集了江南的松花，按照云南的方式，自制一次松花米糕。

没有模具，只能就地取材，原本用来做蛋糕的花状模具应该可以派上用场。将粘米粉和糯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，加入少许糖粉，再分三次加入适量水，搅拌均匀，慢慢过筛，使其成比较细腻的米粉，再轻轻平铺在花状模具里。接着铺上少许豆沙，表面撒上一层米粉，将其均匀划分成花蕊和五个花瓣，入蒸箱蒸制半小时左右。等冷却后，在其表面用筛子均匀筛上一层松花，生与熟相互碰撞的松花米糕就制作完成了。表面再放一些炒熟的白芝麻，还可以撒上一小点秋天制作的干桂花作为点缀，起到提香的作用。

传说朱元璋品尝松花糕后特别喜欢，并赐名“黄金糕”。他品尝的松花糕应该是条状的，内里是豆沙馅，最外层裹上一层松花粉，用刀均分切块而成。《隋唐佳话录》记载，武则天会在百花节令宫女采集百花，和米捣碎，蒸成百花糕分赐臣下，其中，她尤爱松花糕。不知她所爱的松花糕是哪一款呢？

无论什么形状的松花糕，承载的都是沉下心，花心思、花时间，精心做美食的悠然心境。在大自然的馈赠中，融入劳动者的巧思。一口咬下去，满嘴香糯松软，这是春天的味道。



春语
□姚建平摄

桃花摇曳

□刘春华

记得小时候，母亲特别喜欢家里种的一棵桃树，这是一棵端午桃，只要到了端午，树上的桃子青中带红，如拳头般大小，藏在碧绿的桃叶中，很是惹人喜爱。

这么一棵桃树，开春开花，暮春结果，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了不少乐趣，更是为我们解了馋嘴。

母亲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，但颇为爱花，对这株桃树开出的桃花尤为喜爱。她把四个孩子当成一朵花。她说，花是春天的眼睛，也是你们的眼睛，透过它们，能看见从花开到结果的过程。那时的我不懂母亲的话，可是，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每到春天，母亲喜爱的桃花总是如期开放，既不会早，也不会晚。“它是我的花信子呢！”母亲抬头仰望满树桃花，喜悦地说。

这棵桃树刚好长在西厢房和杂屋之间，当我们背着书包放学回来时，远远就看见屋角的一侧有一大簇粉红，像一个大盆景。走近了，便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；粉红的桃花大大方方地开着，像穿着红裙的舞者。母亲常常蹲在树下，轻轻抚摸掉

落在地上的花瓣，仿佛在倾听它们的心事。

那年春天，我生了一场病，鼻血流个不停，耳朵里也流脓。躺在床上的日子百无聊赖，我望着床前的日影出神。我以为自己会死掉，窗外的春光和桃花都与我无关。母亲每天都会摘一朵花放在我的床头，有时是小小的花骨朵，有时是绽放的花瓣。她说，这些花里都住着一个果子，它们会在五月的时候，结出好大好甜的果子给我吃。我望着那些花儿，恍惚间真的看见花瓣里结着的又青又红的果子。

病愈后，我又重新背着书包去上学了。坐在教室里，我不时望着窗外，想着：妈妈现在在干什么呢？有一次，我们中午回家吃午饭，却发现大门紧锁，不得不空着肚子回到了离家三公里的学校。下午第一节课上到一半，母亲出现了，肩上挑着扁担，扁担的一头挑着我们的午饭，饭锅盖上还放着四朵桃花。这些春日细微的美好，让我懂得了母亲的话——每朵桃花里都是母亲的影子。

春日迟迟，当地上的桃花隐匿了颜色，随着一茬又一茬的春雨，迎来了春燕，

化作了春泥，母亲夹着鞋样的书本里夹杂着枯萎的桃花的时候，桃叶由新绿转为深绿，毛绒绒的桃果隐现在桃叶间，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。当桃果还青涩的时候，我爬上树去，摘下了第一个桃子。母亲的轻叱声从树下传来，“真是馋呢！还是个花骨朵呢！”“花骨朵？花骨朵也有桃子味道了。真的！”

那一年，桃子采了满满一箩筐。后来我离家求学，又离家打工，母亲也越发老了，风湿病让她苦不堪言，但她依然守着那两亩三分田，守着暮色黄昏的家园，守着满树嫣红的桃树，不肯离开。每次回家，远远见到那或碧绿，或嫣红的桃树，我总是在惊喜中有着惆怅——这时，母亲的头上又多了几根白发。

忘了是哪一天，忽然接到千里之外的电话，母亲还没吐言，声先哽咽：“儿子，桃树没了，你再也看不到桃花了。”

母亲在她花甲的第四个年头，因疾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那棵桃树的枝干早已化作一堆柴火。而那一树的桃花仍在我记忆深处的春风中摇曳，像是在跳一支永不停歇的思念的舞曲。

又是一年清明时

□熊情

正清明，踏青去。

出家门，自驾前往郊野踏青。车窗外，高楼大厦不断后退，春天被精心移栽到了绿化带里。一排排的金黄、深紫、绯红、浅粉、雪白，倏忽闪过。有桃花、梨花、海棠、樱花……又是一年清明时，春正好，又相逢。

车程不算长，一路上我们偶尔交谈，无话时都安静看着窗外。一大片的色彩迎过来，又退回去。虽隔着玻璃，外面的沸腾与喧哗已在心底燃烧。

导航有些随性，把我们引向一条小路。生命在广阔的田野上此起彼伏。油菜花捧出成海成洋的金色，浮现在眼前。欢喜一下子被引得飞溅，我们决定停留在岔路口，前往大把大把碎金镶嵌的天地。双脚

踩在落叶铺就的泥地上，眼前是林木滴翠的春天。

年复一年，我们看到相似的春天，为何仍生出仿佛第一次看到那般的惊喜、雀跃？

大概是春天有蓬勃的生命。道路两旁，高大的树木笔直挺立，奋力拥抱着云雾。树根彼此缠绕，枝与叶相触，花与叶相亲，看起来一切都祥和安宁。只有树木知道，躯干上的痴留下了曾经与小虫、蚂蚁搏斗的痕迹。它脚下的一些花草，险些命丧寒风冷雨的摧折。而今，都挺过了生命的寒冬。每一朵花都迎着阳光绽放，每一棵草木都在奋力向上生长。即便并不是每个春天都风和日丽，但它们相互搀扶，迎来了又一个一个生命的春天。

春天里，彼此都在寻找、重逢。我拨通

微信视频，和远方的家人分享屏幕里的春色。在谈话中，我们自然地说到爷爷。爷爷和奶奶早已去世，父亲从云南赶回四川老家上坟。阴阳相隔的亲人，也许已长出新芽，或者化作翩跹的蝴蝶，停在一朵野花上看你。父亲说他已经在清明当天烧过香，但是还要趁离开前再去看一下。我深知，这是他怀念逝去亲人的一种慰藉。更深知，春天这般美好的季节，是适合重逢的。

年复一年，大地以重章复沓的方式，唤醒万物。开着似曾相识的花，长着似曾相识的绿，但各自分明又不同。季节更替，草木荣枯，时移易易，日子向前，人在大地上向前。又是一年清明时，春正好，恰相逢。

海底龙宫何处寻

□陆钟其

随着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(以下简称《哪吒2》)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，影片持续引发热议。影片中出现的海底龙宫究竟在何处，成为悬疑之一，让大家颇费猜详。

有人翻开古书，在唐末五代人杜光庭写的《录异记》中找到说法：“海龙王宅，在苏州东，入海五六日程。”于是网上立即出现“苏州龙”的拥趸。但疑问随之产生：苏州东入海还要五六日，那里还是苏州地界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，苏州东五六天路程大约正好到现太仓浏河(刘家港)入海处。清王祖裔主撰的《太仓州志》载：“太仓东际大海，自城东五十里刘家港……百余里至崇明县……”而太仓古代基本属苏州府。当然，更确切地说，《哪吒2》中的“苏州龙”是妥妥的“太仓龙”。

那么，千年前的人们为什么会认为龙宫在苏州东面的大海中呢？《录异记》中说是因为海域有“异象”：小岛之前，阔百余里，四面海水枯竭。此水清无风而浪高数丈，舟船不敢辄近。每大潮水，漫没其上，不见此浪，船则得渡。夜中远望，见此水上红光如日，方百余里，上与天连。船人相传，龙王宫在其下矣。但这说法明显不靠谱：波涛汹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不一定是龙所为；水上有红光也可能是折射或反射的缘故。故有人吐槽：简直是船人胡扯。

有人另抛猛料。清代进士董含在他的《三冈识略》一书中，记载了清康熙五年(1666)在海面上发生的“异象”：“康熙五年八月十四日，大风拔木。宝山居人见海中一蚌，大二丈许，中衔一珠，如小儿拳，时时吐弄，白光巨天。俄有五龙盘旋其上，风雨晦黑。一白龙奋爪攫珠，为蚌所啮，良久，力争得脱，沉入海底，若负重伤者。余四龙各散去，天气顿霁。蚌浮海面，竟夕不没，珠光照耀如雪。”这是在董含成为进士后五年发生的事，当时他41岁，身居华亭，离宝山咫尺之遥，所以称这个奇观发生在宝山海面。但浏河自古就与崇明岛隔海相望。而且古代崇明岛和宝山均属江苏版图，并先后隶属太仓州。因此上述记载所说的海域其实在浏河与宝山之间，所以应该也有不少太仓，特别是浏河的居民看到此奇观。

清王祖裔主撰的《太仓州志》中也记载有“异象”：“顺治五年十一月二日海中龙见无雨，西北起黑云一片，龙二十有七附而行至东南乃灭。”“康熙二年八月四日天晴无云，黄龙见东南。”从方位“东南”推算，应是浏河上空。

然而，海域上空出现龙，还有龙负沉入海底的料固然很猛，但安知海底就是龙宫？

马上有人用民间传说接茬。说《太仓县志·附录》中有《石大郎误入水晶宫》的传说：给浏河地主家放牛的石大郎，遭诬陷，被地主赶出门。偶遇一头双目发亮的犀牛在走动，大郎想捉住它，就追了上去。犀牛下滩入水，他也尾随而下，不想误入了水晶宫。龙王见到大郎后，认为有缘才相会，于是不仅不怪罪，还赐大郎一颗“分水珠”。水晶宫是龙宫的俗称，此故事不仅说龙宫就在浏河海域之下，还间接道出了龙宫的宝藏之丰。

此外，在太仓弇山园内至今仍有通龙宫的景点：一口井，井盖有4个井眼，又称“四眼井”。其久旱不涸，相传下有暗河，过海泉桥(即清河桥也称税务桥，现为药厂桥)后通海直达龙宫，故名通海泉。这与《西游记》第三回中说孙悟空从花果山铁板桥头，“使一个闭水法，捻着诀，扑的钻入波中，分开水路，径入东洋海底”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当然，在《哪吒2》中编剧没有采用老套路。哪吒是脚踏风火轮，手握乾坤圈去东海龙宫的。影片中，只见哪吒跃入海中，瞬间化作一道金光，直逼东海龙宫。

到这里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。但有人继续硬核实证——龙王行宫遗址。据《浏河镇志》载：“北宋时，建龙王行宫于娄江北岸、漕漕口东半里河湾内。宫内建筑有前殿和后殿，供奉东海龙王。是本帮商贾、船主祭祀之所，香火久盛不衰，该地遂称龙王湾。元明时，龙王行宫与天妃行宫是刘家港街市两座最负盛名的庙宇，香客云集。明末清初，兵祸连绵，龙王庙衰败，庙宇坍塌。康熙初年，移址于浏河镇西(新闻桥北堍)重建龙王庙，后因年久失修又废。乾隆十九年(1754)太仓知州宋楚望关怀浏河濒海乡民，拓浏河筑海塘，并筹银于镇西龙王庙旧址重建庙宇，改称海神庙。额定祭银编制，州主春祭，县主秋祭，平均支取。额定庙宇田产为四十亩八分八厘。咸丰十一年(1861)海神庙毁于战乱。同治三年(1864)重建。光绪年间又显衰败。民国四年(1915)移址重建庙宇于镇东龙王湾原址，复称龙王庙，香火再盛。”

那么，为什么在镇上建龙王行宫呢？这是靠海渔民们的实际需要：一是希望龙王在大家出海经商或捕捞时不要兴风作浪，保人、船平安。除在船上祈求外，出海前的膜拜和祷告就在行宫进行。二是该海域下的老龙王在龙宫呆腻了，出来活动时，附近居民希望龙王上岸时不要横冲直撞，祸害生灵，就在行宫歇息玩乐，自有好吃好喝招待。

至此，海底龙宫也就妥妥地在浏河海域下了。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现代研究认为，缺乏科学常识的古人看到的“龙”，其实是呈棒槌状的云朵，我国远古时代称为“神木”“神剑”“仙人棒”等，后来随着龙崇拜的产生，就统称为“龙”了。

